

榕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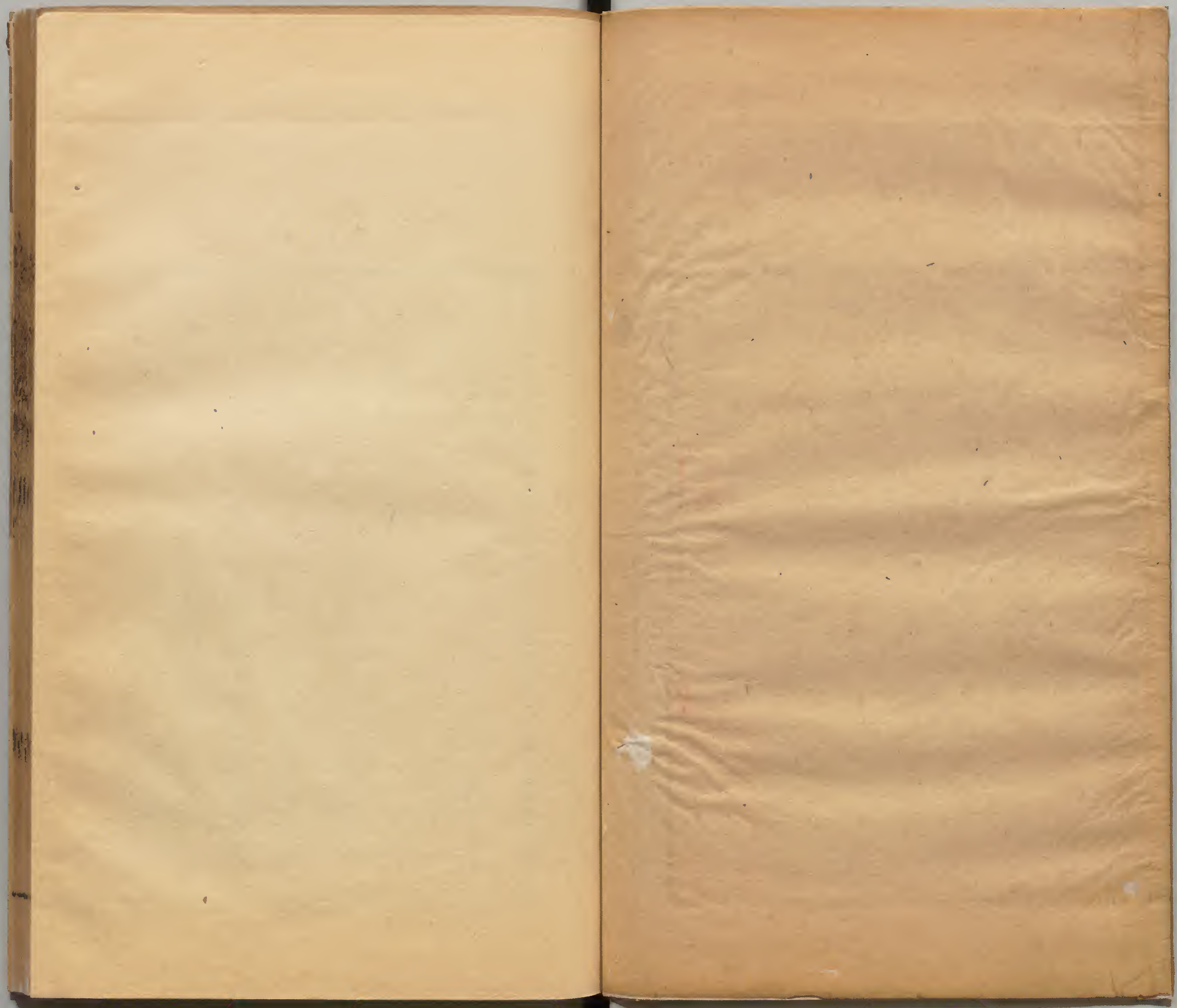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内閣文庫			
三六七	漢	架	類
一六	書	冊	號
四八		函	

内閣文庫			
三六七	漢	架	類
一六	書	冊	號
三二八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677
冊數	16 (10)
函號	318 95







榕村全集卷之

漢學文庫

書後

書項羽本紀後

班史其司馬氏之流哉然班史傳王莽而司馬氏紀項羽何其謬也君子曰羽不足道也彼嬴秦何以紀焉秦本西陲虎狼之邦蔑禮義棄仁信專用威武力戰數百年而取天下志既遂矣乃悉除絕先王之道欲以塗塞抑遏萬世至今二千載其跡未湔此其立國猶未足晉隋比而罪於后羿王莽浮矣故后羿之

惡誅之者不必夏家王莽之姦何必夷自劉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討之豈以其曾一區域猥列奠繫哉秦既無道享國又淺覆之者雖非宗周之裔要亦共工羿莽倫爾故董仲舒劉向皆以爲大漢繼周班固言秦莽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別諸五德之外以爲閏位餘分豈不卓哉豈不卓哉

書漢書諸侯王年表後

封建之事自子長孟堅據漢興亡而爲之論其時前懲秦弊後鑒莽禍故稱述詩書以枝葉相持爲大也

比及曹魏疏棄本支成坐亡之勢有宗室曹罔者續班馬之議迄於東漢之衰反覆前車之戒尤加詳焉謂封建非聖人意者始于唐柳宗元于後文人之論史氏之評各推極利害不能相一夫追究古今制度不原聖人之本指而徒放乎末流以立說者皆未可以爲萬代之折衷也況於利害亦未周盡彼漢有王莽之專而欲望援於諸侯與唐有豎宦之孽而欲推咎於藩鎮是無異肝肺之內麤而爭手足之強弱也故曰處暑至蚤蟲生日月西螢燭耀苟王政不綱則

親疎離畔。於是而較得失於封建。不亦末乎。是故君子不爲私家之議。而定萬世之經。衆言淆亂。折諸賢聖。至哉乎朱子之言也。封建之行。一則公天下以爲心。二則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三則有土地人民之愛。而苟簡之意不生。四則無更代變易之煩。而善政之傳可久。至于王度式微。諸侯放恣。此則由來者漸矣。豈法制所能防哉。自漢以來。內無周公營洛之心。外慕秦人一尊之貴。中少漢宣久任之治。下鮮蕭曹協和之規。并牧因之而不修。學校由是而不舉。地水之

比無聞。嶽瀆之祀忽諸。此儒者所以歎爲苟道。而明王賢佐之所慨然。思興者也。何暇區區焉。比擬形勢之重輕。圖度天命之久近哉。

書後漢書西域傳論後

按此自佛說入中國後論佛之第一篇也。朱子嘗言韓歐之闢佛以禮法。張程以道理。而能窮其詭僞變換之實者。宋景文公唐書李蔚贊也。余謂蔚贊言佛書鞮譯差殊。多華人剽取莊周列禦寇之說。以佐其高者。其言誠當。故朱子作釋氏論。盡用其意。然如范

史此論曰誣異之甚曰好大不經奇譎無已而推其源以爲道書之流極其奇幻以爲鄒莊之比則凡景文之所疑者范氏先之矣自來無述此論者豈以范之人卑之耶然其家學乃自武子而來武子儕二王於桀紂則於佛說必有所處惜乎蔚宗溺於時雖用其意必猶有所依違於其間也且其遡騫超通道西南而闕然無述則佛之有無猶不可知此尤足爲尚奇好異者之戒今中國有人其姓孔其名某字某其言其行事炳明簡冊如吾高曾家譜此真可信而萬

無一之可疑者顧捨而求諸似有而無之人若曉而昧之書誠韓子所謂好怪者而已矣羲農黃帝聖人也夏殷之禮聖作也以其荒遠無稽闕畧無證則夫子刪而不言況乎來自遠裔不可詰窮理絕人區事出天外者哉

書蜀志後

余讀蜀志畢爲之憮然一歎夫劉氏立國微矣然四五十年之間人盡其用大抵清素節約忠毅果烈之士爲多且一二之士皆蜀產也豈信其時才則美哉

蓋劉葛君臣之間推誠樂善軒豁無猜惟才是取罔有親故疎逃而孔明方秉澹泊之操厲鞠躬之節以先之史又稱其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奸人懷自厲夫如是則雖貪夫弱質孰不奮起況巴土山川奇麗文翁以來世習文教因以禮義毆之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才爲世用有勇知方固其所也夫以區區之蜀而殫用其材抗衡天下乃有餘裕若治天下而猥憂無人豈不悖哉

書韓子原道後 二首

韓子以博愛言仁程子非之謂舉用遺體也愚謂當合原性考之則知其言之精當不特無可議而已性者體也道者用也原性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義曰智曰信而七情在其外此韓氏所以言性也愛列於情博愛爲仁以情言也有情而後有道中庸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韓子繼性而原道則言仁義者舍愛宜而何以故曰性者與生俱生者也情者感於物而生者也感物中節是謂率性之道博愛也行而宜也皆仁義之發性

之用也是以繼之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道之名實
固如此今次韓書者先道於性故其章首仁義之云
如無所根本者苟先讀原性以觀原道則可疑者釋
然矣其篇次應更定以合中庸語道之序

韓子引大學止於誠意朱子亦譏之愚謂此韓子所
以能識大學之意者也大學之道推之至於正心誠
意盡矣身由是修家由是齊國天下由是治且平中
庸孟子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
有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之一也是故

語道至於誠至矣大學之格物致知蓋中庸之明善
而所以誠其身者也不在誠之外也故大學古文曰
物有本末卽物也知所先後卽格也壹是皆以修身
爲本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卽物有本末也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卽知所先後物格而後知至也象山
陸氏引物有本末至致知格物爲一意以證爲學講
明先於踐履之事其指固如此陸譚經誠非朱倫獨
此一義愚竊以爲甚精蓋首章格物之義旣明則其
繼以誠意非錯簡也王伯安始復古文又陸學也不

知引此而自爲之說何哉誠者聖人之本也明者誠之端也異氏不明理而自謂誠則折之之辭當止於誠意正心不當上及格致其所以治心而外天下國家則不能格物之由也故韓子引經不完是韓子所以爲識大學之意者也

書韓子送王含秀才序後

隋唐間有文中子王通者講道河汾据中說家傳蓋聖賢之流也然隋史唐初作也又謂作史者魏徵之徒皆其弟子乃曾不挂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故其

行跡到今疑之然觀王勃詩及劉禹錫輩所論其決有斯人明矣禹錫固韓同時況其書實有過人者程朱子皆以爲荀揚不及也韓子獨無稱焉何哉醉鄉王績字無功文中弟也韓子悲其昏冥麴蘖謂不得如顏曾遇聖人故然今文中子孫尊之以爲命世使其然也醉鄉之所遇亦幸矣韓子何以悲之乎司馬溫公曰子讀其書誠好學篤行之君子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反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朱子曰假卜筮象論語及妄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

殆福郊福時之所爲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也子謂兩先生之論皆篤矣韓子識書之真贗其平日不道意或如此又惡傷於厚也而託醉鄉以寓意故伊川曰退之責人其恕其目苟與揚也猶曰大醇而小疵

書韓子進學解後

此體文此篇與揚子解嘲千載稱絕矣解嘲中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

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爲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收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藏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滅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無人卽揚子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此篇謹嚴浮夸奇法正葩等字竝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精於經術而能文者

書柳子厚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後

柳子廢錮益自奮。故其文日進。識亦日廣。其矯然于既躓而思所見。豎永柳諸書牘。皆可觀也。此書往復數千言。古來辭命之費。未有方之者。然無餘言冗字。一意反覆以終竟其說。孔子曰。辭達而已。此其庶與道之不傳。學者以意爲說。各如其就之淺深。雖幾似之矣。而毫釐之際。正學者所爲盡心也。柳子曰。方內而圓外。尋其意。益以恭讓。小心。祇懼。敬戒。皆爲圓外之事。而引堯舜禹湯高宗文武。至于周孔。以實之大。

指則歸于欲行其道。而爲此以售世。嗚呼。是何識聖人之末也。且以是爲圓外。則所謂方于內者。又何物。豈詩書經傳。但讚列聖之外者。而不及其內者。與吾謂凡柳子所稱列聖之事。皆其內者也。不恭讓。不小心。不祇懼。不敬戒。則幾所謂罔念作狂者。而聖無由以聖。聖無由以聖。則彼方兢兢翼翼。自理其心之不懈。而曰吾將以售行其道。不亦遠乎。柳子之爲是言。凡以藥揚生之愁。檢局而慕縱肆。故進之恭謹之道。不踰矩之說。如是。則是方也。非圓也。謬方圓之實。而

號不美宜乎無以下揚生之心而息其喙也。易曰：敬以直內，列聖之事皆敬也。皆所以直內者也。若夫外則義以方之而已，未聞以圓也。由柳子之說，則是義以方內，敬以圓外也。何其與易之意異乎？無乃有撓敖不屑于其中，而爲是不得已之恭讓，而所謂敬義者皆失乎？然則圓之說果無施乎？曰：于易有之。圓而神，方以智，精義入神，則神圓而智方。圓所以爲方，非方圓兩轍也。或曰：論語稱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柳子之言或出于此。曰：三者皆由內以方外之。

事非義內而禮孫外爾。夫圓外之說行，其敝也脂而不慙。吾故曰：以意爲說，而不考于相傳之道之過也。

書王荆公答司馬諫議書後

公之銳志强氣，此書可以觀矣。惜乎公之褊於心而疎於術也。夫起千年之積弊，復往古之明規，非精於術者不能也。自謂術之素矣，非公於心而盡於理者亦不能也。公以其所學者欲試之行，自謂世莫加焉。然周公心法治要，布方策者甚多，顧獨取其制度之末。漢儒解釋之誤者，以爲據，不可爲精。民議洶洶而

不采多聞直諒之友溢於朝著而不諂不可爲公且
盡彼夫立功名破俗論齊法令矯民情者商鞅之餘
喙非聖人之至訓也

書曾子固梁書目錄序後

自子思子言性又言道所以護中庸塞隱怪者至矣
至孟子之時有告子者立說以賊性而楊墨之徒盛
其言以害道於是性善之指無父無君之辨反覆累
申而不厭自此而更秦漢以越六代而至於唐則性
道之不明已久其言性言道者獨韓愈爲近之若李

翱復性書乃反同於釋氏之意吁翱與愈講切素其
作此書自位爲不庠矣而如此況其他者乎愈之言
性也不離情其言道也根於情而成於教其匪是而
言性曰雜佛老而言者也匪是而言道曰是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子讀曾子序梁書曰庶幾中庸孟韓氏
之旨者與中庸言至誠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而與
天地參也其言聖人盡道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
而世爲天下法曾子祖其說曰含智之民肖翹之物
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

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於外者。皆天下之
達道。故爲之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以教其爲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於人情。與之同吉凶
而防憂患者。莫不一出於人理。嗚呼。其論美矣。夫情
與理何生。生於性也。彼所謂得於內者。可行於外。不
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其諸中庸合內外之道
者。與李翱復性則黜情。合中庸孟子之言觀之。情不
可黜也。韓子曾子之有得於內。所以爲賢也。黜情者。
助釋老而爲之攻者與。

書蘇子由三宗論後

殷有天下六百年。而賢聖之君六七作。無逸之獨舉
三宗何也。曰。爲其享國之長久也。秦漢之主。蓋有祠
神仙。求方士。以庶幾其長久者矣。其志皆以天下爲
樂。而欲永享其逸也。而周公言壽。乃歸之無逸。則知
聖人之壽。將以勞天下。非以逸其身也。抑因以知聖
人之壽。蓋以勞天下而得之。非以逸一身而得之也。
何則。其功德之在世。故有以格于皇天也。而以逸而
壽者。非天意。其嚴敬之在躬。則有以凝夫正命也。而

以逸致壽者非天道。以天道合之天意，則夫強志氣，屏嗜欲，不以外物賊乎其內，武王所謂恭則壽也。立命之本也。損己以厚人，德盛而福至，則冥默之中，有以申錫之，而不容己。夫子所謂仁者壽也。得天之符也。蓋自學士大夫寡欲清心，積行累善，皆有行之而輒效者。況乎帝王之生，其受氣也尤厚，而其功之所及，德之所施，又非可以尋常福報論者哉。無逸之言，三宗與文王也。曰：嚴恭寅畏，曰：恭默不言，曰：徽柔懿恭。其凝命之說，與曰：治民祇懼，曰：嘉靖殷邦，又曰：保

惠庶民，惠鮮鰥寡，其格天之說，與。蓋必其敬天勤民，而後為無逸之實也。不然，若梁武帝之清淨齋戒，不可言從于耽樂者矣。而其受禍，乃如蘇子所譏，又獨何哉。

書王守溪性善對後

性之說，自周子以誠言之，程子以理言之。至朱子而辨論反覆，幾無餘蘊矣。數百年來，凡講訓之書，科舉之文，誦師說，摭成言，未有以測其是非也。中間有憤悱不自安者出焉，而求以識性，乃反不勝其背馳之

甚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近代講性命之學與程
朱異者曰姚江三氏其同時以學名而不與和附者
有虛齋蔡氏整菴羅氏制舉之學爲一時楷而能熟
於或問大全之書者有守溪王氏余少讀虛齋蒙引
見其拘拘焉疑於朱子理氣先後之說大指蓋曰天
地間皆氣也無始無終者也安有所謂理先氣後者
哉至求其所謂理者蓋曰凡氣之運行無過不及者
是也朱子圖說曰太極者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
體也則欲更之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全體也意

以爲言全體則運行不偏勝之意可見而云本體則
不可知也後得觀整菴困知記其疑與虛齋同其大
指亦曰氣之外無所謂理者而已而又曰觀理者觀
於氣之曲折而已至其果於自信遂訾朱子而上及
濂溪則與虛齋之退然存疑者又未可同日論也夫
整菴當日號爲直諒於姚江者而其說乃如此則其
所以失者何也曰失皆在於不敢離氣而論性王氏
以氣之靈當之蔡與羅以氣之迹當之也吾之所謂
性者非靈非迹雖離氣言之而未嘗無此則所謂本

體所謂大原實驗之在陰陽五行之中默識之則超乎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守溪之論性曰天地間偏塞克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也姚江之傳守溪舉是爲稱首夫釋氏之說尊靈覺於無上守溪以爲隨氣而有其陋必爲佛所嗤也姚江佛者而亟稱之亦爲以靈言性之說合耳虛齋整菴所執又出其下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守溪又引夫子之言曰心之神明謂之性以吾所聞是聖也非性也此未知其誰是然旣不出於大傳論語之篇

先儒未之引用也則置而不辨可也

書鹿太公家傳後

班固謂四豪者五霸之罪人也漢之俠者又四豪之罪人也豈非謂其赴難死黨而不軌於義無益於公與東京之季倚乎公義矣然亦有徇聲挾氣爲之者不根於忠懇之誠不出於醇厚之德則於儒者之行猶遠故論之者曰一變至道也鹿氏父子祖孫粹然儒者其服官居鄉潔修亮節暨乎投難死毀代有傳紀太公則介乎其閒終身不仕頽然若一耕夫耳當

魏忠賢糜滅善類之際中外仰息回焰濺波靡不焦爛於斯時也能為申屠太邛之事亦庶幾賢矣而太公護持營救歸骨收孤曾不慮吹毛之及己卒以誠心厚德神之相之雖有害幾莫之能發此其所處較諸古人不亦優乎或曰不在其位而犯其難於中道槩乎余曰不然國步方艱食土者皆君臣也婺猶恤宗周之闕况公之父子皆朝列非遯荒出逃者比詩曰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觀其佐父以清直而勸子以勤瘁直至視其子孫殞身以殉

忠孝而悲慰交胸大義慨然則公之平生其非逐名矯節而無作於聖賢也決矣其諸隱德細行具傳中不悉論茲特論其大者以風焉

書家譜傳後

諸公在隆萬間皆一時之選也雖奉常善揚祖德然諸公靡然共聲可以觀仁矣蓋吾祖之仁洽於鄉顯於國斯是以不可菴也今吾子孫千餘雖有惰游食舊以老嗚呼仁之遺不其遠哉山之鬱雲以澤物也雨於山而草木潤滋天地萬物施應之道如環在循

智者昭昭乎見之。仁者亶亶焉行之。豈有虧哉。譬子孫於祖。如草木於山。山之澤不涸。故草木不斲。然益自栽植茂翳。以蒙覆陰潤。山之澤其愈長乎。燔焚斫伐。澤且竭矣。而亦何可恃之有。是故今日之稱祖德也。不以幸而以戒。

書先公遺帖後

鄭康成云。天不欺至誠者。先君子平日多見。忽於人而蒙神諒。凡叩卜祈禱。及夢寐感通之事。鮮不應者。此事地等脫難後。先君子每每言之。是時先慈夫人

亦夢神告。汝家出賊。須初夏初秋耳。至四月九日。伯父始劫賊巢。拔兩口。七月七日。合門生還。皆顯異也。明年丁酉八月朔。父又夢大父與同郡先正蔡虛齋先生合居。壁間語錄盈滿。記其語云。寒暑非可意定。故隨時爲靜中功夫。不可知爲何祥。然父生明季。士習披猖之時。動以先儒詬病。乃獨多蓄程朱書。及同郡蔡林諸公講說。諄諄教授諸子。精誠交通。蓋非偶然者。越七年癸卯之冬。地鄉舉。別歸。父一日忽曰。科目行有變。汝等讀書俟之。明年果改策論。而地丙午

以是售亦未知其感何魄兆也是冬又夢入關侯廟見有偉然丈夫翔步者或指曰侯也父拜問前程事曰屯初一爻牢記在心父曰非盤桓居貞之云乎侯曰固然至甲寅閩中大亂親疎日以利害相劫父曰神警在斯乎可不勉諸時二賊多誅夷不從己者甚更爲釘鑿之刑以威士大夫父拳拳一意憂危彌厲嗚呼不肖遺孤之免於隕其宗非父之教祖考之餘德而神明之顯佑與父平生孝誠不以自居動曰神庇也此紙季弟藏之後三十年地捧讀於京師哽塞

如覲音容回念少壯幾何而今白首蒿棘之悲欲報安極敬書其後以示孫子

策問

己丑會試策問

問先儒論學之旨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踐行此三者爲學入德之方亦卽尊主庇民之道是故其敬純則所以不欺幽獨靖共夙夜者在此矣其理明則所以通達治本周悉世務者在此矣其行粹則所以潔己奉公憂國體民者亦在此矣我

皇上學貫天人道符堯舜於近代程朱之書尤惓惓表章焉。良以其標持敬以爲宗。揭知行以爲要。有默契於聖神之心者也。夫義理不窮。則於賢聖精微。古今事變不能知也。踐履不篤。則於特立獨行。遺大投艱。不足賴也。然必先之以敬者。何與。敬爲知行根。氏朱子論之詳矣。而或者以析知行爲支離。提主敬爲增添。然則朱子之意。其亦可尋源極委。而親切言之與。唐虞命臣。必曰欽哉。傳曰君臣主敬。則敬之一言。於事君尤所重。易之乾三言誠。坤二言敬。程子又曰誠則

無不敬。無乃存誠者。卽居敬之實與。二字所以分合之旨。又何謂也。夫修身致主。同條共貫。多士涵濡。聖澤數十年於茲。所以講於儒先。而爲自獻之資者。必有在矣。其抒所學以對。

問周官之法。溝洫以防旱潦。委積以備凶荒。蓋統天行人事之消息。而爲之計。意至周也。我

皇上於河渠水利之要。窮極精微。日者南北二河。悉經聖謨指授。濬渠修堤。環千里水澤。荒區淤爲沃壤矣。又推之江浙列郡。使大吏巡行相度。因地勢高下。建閘啓

開潦有所洩。早有所資。詩所稱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者。何以加焉。復以積貯爲生民大命。常平之外。又推行社倉之法。無非所以責成有司。加惠元元。廣蓄儲而豫振救也。夫河渠之大者。患其潰溢。則隄防宜急。小者慮其填淤。則疏濬宜勤。常平之筭於官者。則主守之出納宜嚴。社倉之貯于民者。則鄉正之選擇宜慎。將無講畫之詳者存乎法。行法之善者存乎人歟。我

皇上宵旰民瘼。慮周萬世。而有司奉行良法。未能盡著成

效者何歟。漢召信臣之水利。耿壽昌之常平。所以使民稱便者。其要安在。朱子之社倉。行之數十年。而一縣無憂荒歉者。何道之遵也。諸士異日皆有民社之責者。其矢心竭慮以對。

問經道汗隆。與世盛衰。故漢唐宋明之興。莫不敦尚經術。所關可謂重矣。我

皇上所以尊經崇道者。獨至。而且篤信周程張朱之書。以統壹諸儒之說。經學之盛。千載一時也。夫經者天下之公理。非一家之私言。故有後人發明之功。不可誣

者亦有前人傳述之勞不可泯者考五經傳註朱子
手定易詩二者而已夫京焦卦氣孰與邵圖王弼清
虛何似程傳朱子宗程邵以作本義其視前儒淺深
醇疵之致可以約畧指歟齊魯韓嬰之詩不傳而毛
氏孤行其說果盡孔門之舊歟考亭東萊之辯孰爲
得失也餘三經者朱子未有成書而或者盛詆尚書
古文以爲贗作訾議春秋三傳以爲謬於聖人之意
至於黜儀禮疑周官莫不推之爲漢儒之過也夫禹
謨伊訓說命傳道之書可得而詆與春秋三傳去聖

最近可得盡訾與儀禮周禮周公經世大法可得疑
且黜歟漢儒守先待後之勤朱子益屢稱之後學紛
紛之論其果有當歟夫溯聖經之源流辯先儒之同
異信而好古以仰贊尊經崇道之化學者事也其數
陳所見於篇

問歷代史書多有律曆一志所以授人時而興王道
也論者謂二事相爲表裏理則然矣然其立法紛紛
從來靡定至我

皇上層數在躬聲律身度以故天官之職超邁古今其於

律呂隔八之法。圍徑之數莫不審究根源。考定密率。誠千古疑誤。至今日而始明者也。夫曆法古稱地平。今則曰地圓。古立歲差。今則曰恒星行。古推贏縮。今則曰高卑度。古紀五緯順逆伏留。今則曰星輪。非今之故爲異。實測則然也。其所以然之故。可縷而指歟。黃鐘律管。司馬遷曰八寸一分。班固曰九寸。呂覽又曰三寸九分。三家果不同。與抑未嘗不同。而其說各有當與。胡瑗蔡元定知蔡邕圍徑之非其所定律管。則仍徑一圍三之疏率也。不遇聖神。孰審其真與夫。

律曆二者皆生於算。古算術有勾股有弦矢。於以割圓測弧亦綦密矣。今則有勾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之形始全。有弦線矢線在圓之中。又有切線割線在圓之外。而八線之用始盡。二者之算。又皆歸於四率。而比例以得之。其理精微。豈無能明言其致者與。夫禮樂曆象。儒者宜知。九章之名。列於六藝。多上或言其理。或陳其數。以仰佐制作之盛焉。

榕村全集卷之二十三

講義一

鼇峰講義 有序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安溪先生還闕道過三山世
遠時應中丞陳公聘主鼇峰書院九郡之英咸來
就學因率諸生請先生詣講堂於時陳公暨學使
車公咸至焉環鑑亭而觀聽者無慮千人世遠請
先生教言以開誘後生先生讓於陳車二公二公
遜謝良久世遠復舉性理一章以請先生曰子爲

諸生講之素矣。諸生豈有疑義相質者乎。世遠顧謂諸生前問難。先生誨示明切。諄諄不倦。聽者克然。若有得也。講席既散。諸生願記之。以備觀省。垂永久。因與同學陳君萬策及先生從子鍾旺孫清植同憶所聞。條之如左。受業漳浦蔡世遠謹書。

陳生羅登問未發之中。程子謂不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李延平謂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未解其義。曰。朱子初年說未發之義。謂日用閒大要俱是已發。但就裏有天命之性一層。便是未發。後來見

程子有所謂未發之時。方疑未發有箇時候。年四十後。遂變前說。人自有思慮未起。耳目未交之時。未發已發。恰有兩箇時候。不得以日用閒皆爲已發也。程子所謂中不可求者。蓋以未發之際。著不得求字。求便有思索。有思索便是心已動。不可謂之未發矣。延平觀字。須活看過。非是另有一心以觀。一心只是時常提醒此心。不令放逸昏惰。要之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有涵養工夫。更不得有思慮以雜乎其閒。蓋人心至虛至靈。本自光明。惟存而不放。則此心常在也。

問上蔡所謂常惺惺法者。卽此謂與曰。然惺惺中自有未發之中在。敬字原自通貫動靜。如當無事時。而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者。此涵養也。至見大賓。承大祭。而敬行乎其中者。亦涵養也。蓋見大賓。承大祭。人多打起精神。惟當無事時。能自提撕警覺。敬所以無間斷也。其實雖當應事接物時。涵養之意。何嘗不在。凡其中之澄然清明者。卽是存心。卽是主敬。不可專指涵養爲屬靜一邊也。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至君子必慎其獨。舊說滾成一片。謂不覩不聞。所以必戒。

懼者。蓋不覩聞。雖甚幽暗。然莫見莫顯。卽在於此。是以君子慎之。程子亦因此說。朱子始分作存誠謹幾二義。其理最精。誠傳心之要也。下節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卽是由動而推至靜。所謂敬以直內也。由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由初動而推至動。所謂義以方外也。方外直貫至應物處。獨只是幾之方動。事之起頭。自此謹之。無乎不謹。以至於事理完當。皆屬方外之事。朱子分此兩節。以兩故字作眼道也者。三句恰對莫見乎隱。二句是故君

子以下對故君子必慎其獨。二義既明。凡經中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理皆如此。直內方外。所謂內者即心。所謂外者即事。凡義利公私是非邪正。皆就事上見得。敬只是收斂。此心使常醒覺。自然清明在躬。若昏困便是不敬。事至然後有義利公私是非邪正之可言。件件剖別處置。停停當當。便是和。便是方外。問通書誠無爲。幾善惡。其旨如何。曰。亦是此意。無爲不是萬慮休置之謂。

只是實心實理。徹始徹終。初未涉事。故曰無爲。幾是由靜而動之介。是非真妄。皆從此判。此處審之既精。而後事爲不至大段差錯。所以謹獨爲要也。

問格物之義。陽明固爲異說。但程朱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事理儘多。從何處下手。曰。舊說解格作來。溫公解格作去。如來之說。則當作感召天下之物。如去之說。則物是物欲。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之物。言能去其物欲。則心體便自虛明。陽明以格爲正。物爲事。正事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凡此諸說。自然

非是程朱以格物爲窮理當矣然亦須就要緊處格將去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倫中平庸無奇何可思索不知就上須大段與他思索一番方得透徹子孝臣忠如何方是孝如何方是忠大有事在物物各有一性性卽理也物性猶吾性也物各有牝牡雌雄是其夫婦之性海燕哺雛雌雄代至飲食之恩也羽毛稍長引雛習飛教誨之義也是其母子之性同巢鳥獸無不相倡相和是其兄弟之性類聚羣分是其朋友之性就中必有爲之雄長者是其君臣之性

蓋物雖殊而性則一此處窮盡便見得萬物一體廓然有民胞物與之意而所謂生之有道取之有節此心自不容已至如草木臭味種種各別此則醫家之所宜悉而非儒者急務陽明因見一竹推格不去遂不以程朱之言爲然殊不知格物原非止留心於一草一木之間而欲其忽然頓悟然苟因此遂廢却格物工夫則何處可以著心乎大學所謂格物中庸又謂之明善孟子又謂之知性蓋格物只是明箇善明善只是知箇性

王生世仁問性反之別。如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性之者也。行法俟命者。反之者也。竊疑行法君子。豈必因干祿而後經德不回。此處何從分別。曰。謂之行法。則是有法在。而君子行之也。性之者。聲爲律而身爲度。不可以行法言。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蘇子由言。聖人之爲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者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中間冠昏喪祭之等。依樣做去。所謂行法也。

史孝廉大範問爲己爲人之義。學者最宜蚤辨。今日諸生圍聽。如何是爲己切要處。求詳明剖示。曰。象山喻義講章。最爲親切。所宜熟看。爲己非是使人不仕。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君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何嘗不仕。蓋父母望子之心。君子致用之學。得科名。膺爵祿。亦是分內事。未便是爲人。只看他意思是。何如。且如諸生作爲文章。只求心得。便是爲己。打量去。行世沽名。便是爲人。爲官而思所以濟人利物。亦是爲己。必自爲身家之謀。方是爲人。然爲官而爲子。

弟謀田宅者此固為人若訓飭子弟使之循規矩秉禮義能自守其家業雖是為子弟謀却是為己要之只須義利之介辨得分明而已問南軒有所為無所為之說是何如曰南軒之說須看得活凡人做事豈有無所為而為者即如為己亦是為著自己便是有為聖人許多事體須做出來豈不是有為只是為著理所當為如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為孺子南軒所指蓋謂涉於私心而為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耳

元亨利貞

臣謹案元亨利貞者天之四德也天德雖無形而於春夏秋冬見之蓋方其春也生意初動萬物資之以為始而此生生不窮之理周流貫徹實統乎一歲之始終是則所謂元也及其夏也生氣滿盛雲雨交作萬品之物悉流其形是則所謂亨也至於秋則物已成就其形之所成與夫氣之所稟用之所宜者乃物之性命也至此莫不秩然而各正是則所謂利也至於冬生意收斂而太和之元氣渾然包涵于內有以

爲復生之機是則所謂貞也以春夏言之生意動則
必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以秋冬言之性既完
具而情之發生者已伏乎其中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以春生之氣之統天者言之則氣之初動藹然一生
物之心是之謂乾始是心也無所偏私於其外故動
而能以美利利天下無所留滯於其中故靜而又能
不言其所利也於是而總贊乾德之大曰剛健云者
謂其元亨之時流行通達莫之能禦承始亨而言也
曰中正云者謂其利貞之時收斂堅固莫之能搖承

性情而言也曰純粹精云者謂其生物之心肫篤而
至純潔白而至粹微妙而至精蓋無一毫私僞之雜
無一毫偏倚之駁又無一毫形迹未泯渣滓未融之
粗也此又承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兩句
而言臣惟聖人之言天德於此盡矣是以帝王體之
動而法天之元亨則德澤旁流民物各遂其生其在
卦象則九五一爻兼統六陽而居尊位如乘六龍以
御于天有以興雲氣雨下土者是已靜而法天之利
貞則大化既成民物各得其性其在卦象則九五居

尊上下順應如一人首出於上垂象端拱而萬國之遠太和翔洽者是已天以一元生成萬物故帝王亦體元以育正萬類所謂體元者體其生生之心也生生之心發於性之自然無所為而為者也其存于中也無計功謀利之意其及于民也無市恩干譽之私亦如天之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焉故天德即聖學也聖學即王道也易言天德曰為玉為金詩言聖學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先儒言王道曰如精金美玉皆謂其至純至粹至精非如俗學之名利霸者

之驩虞疵累之未消而粗糲之未化也臣愚見如此未審是否

消息盈虛

臣謹案消息盈虛亦於時見之春為陽氣之息夏為陽氣之盈秋為陽氣之消冬為陽氣之虛息則盈盈則消消則虛虛則又息也在時序為消息盈虛以世運言之則曰治亂盛衰治猶陽氣之息君子道長民物孳生如歲之春溫厚之氣行而草木萌動也盛猶陽氣之盈人民眾多物力豐阜如歲之夏炎熱光明

而品物繁庶也。亂猶陽氣之消，君子道憂，民物殘剝。如歲之秋，肅殺之氣行，而草木摧傷也。衰猶陽氣之虛，人民蕭條，物力耗匱，如歲之冬，寥落慘澹，而萬類彫枯也。是故易之取象，以天道之消息盈虛，倣人事之興衰治亂。雖然，一歲之消息盈虛，天爲之也。天爲之者，雖有生長收藏，而於物無傷，其消與虛也。乃陽氣斂息之常，正所以爲發生之機也。一世之盛衰治亂，人爲之也。人爲之者，欲動情勝，利害相攻，其亂與衰也。至于逆天理而悖天心，人道或幾乎熄矣。是何

也。天心之仁，萬古不變，而人欲之肆，橫流無窮，故方其衰亂之極，復開治運，如沍寒之後，再啓陽春，此天心之不變者爲之也。由此觀之，治生于天者也。方其盛治之極，變爲衰亂，則民物相殘，而與草木之順化凋零者異矣。此人欲之橫流者爲之也。由此觀之，亂生於人者也。

吉凶悔吝无咎

臣謹案人事之有吉凶悔吝，亦如四時之循環也。吉屬春，吝屬夏，凶屬秋，悔屬冬。吉者祥和之氣，故屬春。

然吉之後必有肆意徇情之事而可羞吝者亦如春後之有夏陽盛既極微陰萌生也凶者慘殺之氣故屬秋然凶之後必有愧恨感悟之心而圖改悔者亦如秋後之有冬陰道既窮一陽來復也耻過作非可以招禍故吝必致凶亦如夏後之有秋陰氣漸盛必至摧傷也改過遷善可以求福故悔必致吉亦如冬後之有春陽氣漸長馴致休和也吉者必有所得凶者必有所失悔者必有所憂吝者必有所虞虞者安也樂也吉凶其已著者也故曰言乎其失得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其未形者也故曰言乎其小疵四者之外又有所謂无咎焉則如四時之有冲氣也又如五行之有土也人無日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亦無日不欲避凶而趨吉者然避凶之心勝必至於害而苟免趨吉之心勝必至於利而幸邀惟君子之心則不然曰吾求无咎而已求无咎者修其可吉之道而無心於獲吉至于既吉而其惴惴於无咎之心常在也去其取凶之道而亦無意於避凶不幸而凶而其怛怛於无咎之心常安也是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悔者

所以能无咎之機也。悔而无咎，則可以至於吉矣。吉而无咎，則不至於吝矣。吝而无咎，則必不至於凶矣。凶而无咎，則亦無所可悔矣。故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凡此者，皆以常理言爾。天下固有作惡而獲吉，修善而遇凶者。然此其變也，非常也。變者不足以勝常者，故曰：貞勝。貞者常也。言以常者為勝也。天地陰陽，亦有愆過，然而以常者觀示也。日月光景，亦有災譴，然而以常者著明也。天下之動氣，數參差，人事錯糅，固紛然而不齊矣。然既以常道

為勝，則其所常者，豈有出於一理之外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成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之謂貞夫一。而其道常伸於千古者，彼夫回邪之福，无妄之災，時所偶致，不久而復其常耳。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乎一。此易所為因貳以濟民行者也。

易與天地準章

或問易與天地準以下，言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事。

無與於易何也。曰：章首以易字冠之，則是三節者皆言易也。首節自易與天地準至情狀，是言易之作盡天下之理也。準者則也，效也。所謂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是也。蓋仰而觀象於天，俯而觀法於地，則知陽明陰暗，陽施陰納，幽明之故可通，而易中之晝夜有自來矣。遠取諸物，而原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則知陽變陰化，死生之說可悟，而易中之進退有自，倣矣。近取諸身，精氣聚而為體質之軀，魂魄交而生思慮之變，則知陰靜陽動，陽伸陰屈，而鬼神之情狀可測。凡

易中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自此通矣。自與天地相似，至能愛，是言易之既作，體天地之性而與之相似也。陰陽剛柔仁義，是三極之道，性之蘊也。天道光明而下濟，故易之一陰一陽，周遍無方，而其實理皆濟乎事物者，天也。地道順天而有常，故易之一陰一陽，旁通不滯，而其定理皆截然方正者，地也。天以理為主，而涵氣數之變，故易中三極之道，有以樂天理矣。而復可以知氣數之命，此其道所以不憂，而與高明者遊也。地在氣之中，而含生物之性，故易中三

極之道有以處氣數矣而復有以厚所性之德此其道所以能愛而與博厚者體也自範圍天地至无體是言易之既作至天地之命而範圍其化育之功也萬物者化之迹也易之理陰陽迭用能曲成之而不遺晝夜者化之機也易之理陰陽互根能貫通之而周知所以然者化者變易而已天地有存主之神合一不測故其推行之化通復不窮易之神合一不測如天地之无方則其易通復不窮亦如天地之无體也大抵此二節是申第二章變化進退之義故第一

節以進退晝夜言也第二節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言也第三節又合陰陽剛柔仁義進退晝夜而統言之也

堯典 五條

厥民析之類驗之於民也鳥獸孳尾之類驗之於物也然百穀草木之生落榮枯乃時變之著者而不及之何也蓋言東作言西成則是專主耕穫之事爲重而百穀草木皆在其中矣

堯時冬至日在虛今則在箕矣古法皆以爲日行有

差實則日行無差也。其所以差者，由於恒星有行度耳。古人以恒星卽爲天體。亘古平運，而日月五緯之行，有速有遲。新曆則以亘古平運者爲宗動之天，一氣渾轉，無光象者也。恒星與日月五緯，皆行於其中。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奇金水隨日，亦日行一度，火二日行一度，木十二日行一度，土二十八日行一度。至恒星則六十七年奇，乃行一度。因恒星之行最遲，故人莫之覺，而以爲不動耳。惟恒星六十七年奇而移一度，故日躔之在恒星者，亦六十七年奇而

差一度。今改歲差爲恒星行，理異而法同也。

王氏克耘以寅賓之類爲曆象，日星鳥之類爲曆象，星者極確，然未言曆象月辰者在何處也。蓋曆象日月星辰一句，是總綱，分命四節，則曆象日星之事也。汝羲暨和一節，則曆象月辰之事也。日紀於星而成歲，故有分至啓閉之節。月會于辰而成月，故有朔晦望弦之分。分至啓閉者，民事之所關也。故以定其節候爲先務。朔晦望弦，雖非民事所關，然亦於天道相爲經緯，而于庶政相爲紀綱者，非有以參合而整齊

之則亦五紀亂而歷數乖矣。是故測日晷考中星。是所以曆象日星。而使分至啓閉之無失節者也。推交會置閏餘。是所以曆象月辰。而使朔晦望弦之無失期者也。必至是而後曆事就。故上云敬授人時。而此以定四時成歲結之。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似當專承象傲而言。蓋諧之一字。非所以用於事親。而姦之一字。亦非所以施于父母也。夫父母之不愛舜。以有象耳。使舜不能與象和諧。則益拂父母之心。安能孝乎。故能和諧于象。

者。乃其所以盡孝也。象之姦甚矣。驟欲格而正之。適長其惡耳。舜惟以和氣薰蒸而嘿治之。而不格。正其姦惡。如孟子萬章所述之事。雖未必有之。然亦可想見其親愛和厚。而無幾微藏怒宿怨之心也。

人不能順於父母者。由不能和于兄弟也。不能和於兄弟者。由不能刑于寡妻也。故凡人之情。有妻子而友愛薄。友愛薄而孝道疎矣。堯聞舜之孝友。而又聞其有鰥。故曰我其試哉。欲試其既有妻室而能孝友之不衰也。

舜典 六條

舜濬哲文明則非啓明而嚚訟者比也。溫恭允塞則非象恭者比也。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則非方命圯族者比也。乃言底可績則亦非靜言庸違而績用弗成者比也。一一與堯典相對。

正日正字非用力字。蓋如正月之正。乃是日之端首。謂二至二分之日也。此處不差。則其餘皆不差。如五器。孔說亦有所據。然於如字費解。不若從傳。

肇州節。疑即使禹治水之事。肇非獨訓始。如所謂肇

修人紀。肇造區夏。皆有整而理之之意。卽所謂九州攸同也。封山卽所謂九山刊旅也。濬川卽所謂九川滌源也。其州數與禹貢不同者。疑舜之前原有諸州之名。舜始定爲十二。至禹治水。又并爲九。未必舜之肇州在禹治水之後也。殛鯀興禹是一時事。如此則無嫌於在四罪之前矣。

經理山川及明刑兩事最大。故舜首重其事。而其後必使禹臯陶專掌之。四罪一節。上係明刑之次。以見刑法之服人心。下起咨牧命官。以見用賢之先去惡。

也。如堯典亦先記其辨其驩伯絲之奸，然後能咨岳以舉舜，義例相似。

以服字對宅字，似當爲衣服之服，如赭衣之類是也。三就應氏可備一說，然對三居言之，亦當以古說爲愈。

陳氏以命專爲君命，與傳義異，然命卽言也。納言是官名，納兼出納在其中，言兼命在其中。如今勅書與章奏，自君視之，則皆國家之政事，均謂之命可也。

人心道心

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兩句分別極明白。然試於人身驗之，則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逸，所謂人心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所謂道心也。二者同出於耳目口鼻，而有天理人欲之辨，何哉？蓋聲色臭味生於耳目口鼻者也。恭從明聰，則雖發於耳目口鼻，而非生於耳目口鼻者也。無主宰是者，而使耳目口體徇其聲色臭味之好，是心役於物也。性制於形，志受命於氣，是之謂人欲之流。有主張是者，而使耳目口體効其恭從明

本村全集 卷二十三
六
聰之職是心役物也。形制於性，氣稟命於志，是之謂天理之正。譬之一家，主人用事，而妻妾子弟奴僕聽命分職，則所爲莫非正理。如妻妾子弟奴僕各行其志，無所檢束，則人人私意用事矣。又如一國，大君制命，則自左右近習至於百官有司，莫不守法奉令，惟理之循。不然，則臣下各行其私，政事豈有不亂者哉。就耳目口體中分別理欲，其大致不過如此。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蓋此意也。夫聲色臭味耳目

口體之所欲也。恭從明聰，則豈爲適耳目口體之欲而然哉。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其本然之理當如是也。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者爲天理，蓋此意也。

蒹葭

序者以蒹葭喻秦俗，白露喻禮義闊矣。何不曰蒹葭者守禮義之士，而白露者爲秦俗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蒹葭蒼盛而霜露既降，則惟有晦隱以善其身而已。是以影響昧昧，若恐聞於人，而混迹人間，初不異乎衆也。

下泉

泂彼下泉說者以泂泉喻衰政蕭稂喻下國似非詩意易曰井泂寒泉食泉之泂者宜乎溉良田殖嘉穀也今所浸者苞稂耳苞蕭耳苞著耳此所刺與侯人同意蓋爵祿不加於善士而惠澤不下於良民皆亂國之常也如是則何爲而念周京乎以王命不行故小國無政若四國有王如郇伯者奉命布之則陰雨之所膏者黍苗彼稂莠蓬蒿安得奪其潤哉

常棣

常棣思兄弟也首章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次四章皆申其意蓋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則原隰之哀惟兄弟求之而已朋友有同患憂歎之情而無不反兵之義則急難禦侮亦惟兄弟赴之而已曾是無喪無亂安寧之時而謂兄弟之好反不如友生乎故曰莫如兄弟也後三章則言友于之道凡兄弟之情不親者乾餼之愆而妻子之言閒之也常人孺穉之時兄弟同食同嬉故其情相篤長而日益遠焉則疎矣故必籩豆酒食日相飽飫則兄弟備在莫遠具

邇而無異於孺慕時也。常人未有妻子，則其情專一。有妻子而不同心，則骨肉爲之離間，故必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同調，則兄弟爲之聯聚，不但和樂，而且耽慕以終身也。然則敦兄弟之好者，必宜爾室家而無有忿爭之事，樂爾妻孥而無有離異之端。然後兄弟之情可終，人試究之圖之，此豈不誠然乎哉？後三章之意如此，與舊說異。

伐木

伐木思朋友也。然其後及於諸父諸舅兄弟云者，此

詩蓋與常棣相首尾。常棣之詩，疑於朋友不如兄弟矣。然朋友者，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以德義相成就，去暗昧而卽高明，若出幽而遷喬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而世之朋友，多所謂酒食遊戲相徵逐者，故有薄其所厚，而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矣。必也友朋之驩，自父舅兄弟先之，友朋之樂，與父舅兄弟共之。然後親疎厚薄，不失其倫。所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者，其相孚之誠，相成之義，亦不能舍此而見取於賢人君子也。是故常棣之詩，得伐木而其理始備。

鶴鳴

鶴鳴之詩。盡取友求益之道。鶴鳴聲聞。誠則必動。易所謂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也。在渚在淵。心同跡異。易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也。樹檀矣。又有稗穀焉。尊賢容衆。易所謂包荒也。石以攻玉。取益無方。風所謂采葑采菲也。上截是一意。皆言其志合道同者。下截是一意。皆言其弘收節取者。

白駒

白駒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故欲繫維朝夕。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爲公爲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韓子云。子之中棄。天脫羈羈是也。優游者。猶豫遲迴之意。言其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遁思。士大夫之相勇於去如此。其周德之衰乎。亂章乃望其音問之常通。此則朋友之情也。

小宛

鳩一生九子。以爲兄弟之喻。鳩飛戾天。喻人之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則其守身之

志決矣。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中原之菽，蕃其種也。螟蠃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於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申有懷二人之意也。桑扈而啄粟，瘵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彌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彌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儀之意也。

蓼莪

蓼莪思親也。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傳曰：父母既沒，欲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欲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蓼莪孝子其斯志也。夫父母有善而不能繼，不猶蓼莪者哉？之一變而為蒿蔚乎？然則劬勞憔悴而生我者，不能無忝所生，是亦可哀也已。併受酒於壘者，也。併罄則壘耻子受身於父母者也。子而無善可稱，則是為父母羞辱而已。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之久，哀之至也。

松村全集 卷二十三
失其怙恃而銜恤靡至者情也念其生成鞠育而思報其德者義也南山之茂而飄風搖落之則其草木懼不滋矣父母之年而奄然奪之則其子安能成立乎哉穀善也害傷也人莫不善而我何摧傷人莫不善而我何不終蓋終篇皆有自責意焉如徒曰遭亂感時則寡味矣

楚茨

楚楚者茨始言祀先祖饗神保降神迎尸之事也繼言賓客助祭共爲獻酬於神三獻之事也笑語卒獲

非謂人之笑語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於是見祖宗之如在則所謂笑語卒獲者矣繼言工祝致告飲福受嘏之事也繼言送尸廢徹而備言燕私則祭畢而燕於寢之事也祀事之始終大致盡於此詩也

旱麓

瞻彼旱麓終篇多以時物起興旱麓廣大則榛楛濟濟矣君子有愷悌之德協於山川福祿之生也亦濟濟焉而已有玉瓚則黃流注之君子有愷悌之德比

於金玉福祿之降也。亦舍是安適哉。然而愷悌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此愷悌之實也。清酒駢牡。序其事也。有干祿之本。有愷悌之實。然後可以修祀事而祈大福矣。有柞棫之材。則民之所燎也。有君子之德。則神之所勞也。此祈福而神報之之應也。條枚正直。而葛纍自附之。君子修德。而正直感通。其求福也。豈有邪曲之行哉。終干祿愷悌之意也。

臣工噫嘻

臣工噫嘻。祭稷詩也。句龍主社而棄主稷。三代共之。周家受命。推后稷爲太祖。郊祀配天。則社稷之祭。不敢斥言后稷。故呼保介之神而祝祈之。先儒所謂農官之副是也。先嗟嗟於臣工。代神命人之意。後嗟嗟於保介。代人祈神之辭也。春之旣暮。麥秋將至。故欲其助上帝以錫康年。使我得率衆人以觀刈穫。後章又言自周公相成王。制禮秩祀。而旣昭假于爾有神矣。故爾當率是農夫。以勤耕而終事。蓋其生也專職。則沒世主之。二詩繼思文之後。故知爲郊社相附也。

榕村全集卷二十四
嗟嗟噫嘻稼穡艱難念民命而發歎夏有雩祭取於
吁者以此

榕村全集卷二十四

講義二

論語詩三百章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皆
無邪亦非言詩之辭義無邪蓋言詩之爲教所以禁
止人邪心而已無字亦當與毋通夫子言詩三百篇
而其爲教則可以一言蔽其義不過禁止人之邪心
而已夫先王之教詩書禮樂孰非所以收放心養德
性之具然至於諷詠優游感發興起使人之邪慝自

消則未若詩教之切。詩之爲教，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然其要所以道性情，使人以勸以戒，則蔽其義者，未若思無邪一語之精也。此思無邪三字，與毋不敬語氣相似，皆當作戒詞看，則文意自然明白。詩三百亦刪後之詩，所以垂世而立教者，纔道詩字，便有詩教二字，意在裏面，非尋常諠謠絃誦之詩也。若言作詩之人，思皆無邪，則如鄭衛許多篇什，序文雖以刺淫釋之，然極有辭意穢褻，不似諷刺者，真不可通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反覆辨難，其差在此。然緣當日

未指出此章無字作戒詞，故使文義解釋之間，亦多勉強，而終無以破東萊之疑也。

點爾何如節 三條

夫子與點處註，當分作三段。細看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云云，是一段，乃言其意思，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云云，是一段，乃言中意思，而其胸次悠然云云，是一段，乃言其意思在點當日言志，不過以己未願仕，但就目前之境而樂寓焉，就目前之樂而志存焉，如此而已。推其所得力，則必其

見地透徹。世間利欲無所入於其心。故能超然自得。如此。且以其言外之意觀之。則又浩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流得所之妙。故程子以爲已見大意。又以爲堯舜氣象。皆自他人觀之如此耳。非是點胸中便橫塞了許多天理。又著了一段堯舜氣象也。

夫子明言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而點絕不及酬知之意。蓋點所對。謂不願仕也。故先發其端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非是抹了三子。蓋卽自述不願仕之意耳。子曰。何傷乎。或出或處。亦各言其志也。點卽言其志之

所樂。樂之所寓。此與漆雕開不願仕之意同。而點高明和樂。有狂者之風。漆雕開沉潛篤實。有狷者之操。故夫子一說而一與之。而程子以爲皆見大意也。點也之樂。固可以庶幾於顏氏之樂。然春風沂水之樂。則與陋巷簞瓢之樂不同。何也。陋巷簞瓢本無可樂。顏氏之樂。不以陋巷簞瓢而改。春風沂水原有可樂。點也之樂。則以春風沂水而見。推點之樂。亦將可以無往而不存。但就其所言之志觀之。則見其藹然和樂。而有對時育物之意。故知道者往往有契於其

心推而極之則以爲堯舜氣象也。

不患寡而患不均節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文解釋當云。蓋均無寡。安無貧。方與上文義相對。今乃不然。又添出和字傾字。此見聖人立言之精密。而解者往往失之。故爲之說曰。均則無貧矣。何寡之足患。均而和則并無寡矣。和而安則并無傾矣。何貧之足患。此但取其文意相足而已。未得聖人立言之意也。蓋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

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蓋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於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于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蓋安則內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沒不至於傾矣。夫爲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

而況於寡乎。此古人所以貴于安也。

孟子不動心章

或問不動心章曰。是必先知告子之說。而後有以得孟氏之意。蓋告子之事心也。以爲吾儒之事心者外也。或憑依於語言文字。而以識見知解爲心。非心也。或倚附於綱常名義。而以氣魄精神爲心。非心也。故其說謂若不得於言。則但以言視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心。蓋求之於心。是以言爲心也。不得於心。則但於心求之可耳。而不可求之於氣。蓋求之於氣。是以

氣爲心也。其學自有明心之法。而不在於識見解之間。自有定心之術。而不藉於氣魄精神之用。最與後世釋氏之道相近。故能倡性命之說。與孟子爭衡。而不動心之效。實堅且速。稊稗之熟。先於黍稷之秋也。曰孟子之非之也。如何。曰孟子之意。以爲氣魄精神之用。較之於心。容有本末之可言。至若心以知爲體。以思爲職。奈何以言之不知者。而以爲非心乎。且究極言之。志氣亦一體而相爲本末。非截然二物也。故曰志至氣次云者。言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卽下志

壹動氣之說也。蹶趨之所動者氣也。而心亦震掉驚悸者久之。況夫卒然之臨。積盛之勢。其氣之動。有萬於蹶趨者乎。此則氣壹動志之說也。志之當持而氣不可暴也。明矣。暴猶害也。害其氣者。失養者也。以直養而無害。明不可暴也。譬之樹然。志則根也。氣則枝也。撥根則傷枝。然披枝則亦敗其根也。譬之水然。志則源也。氣則瀾也。塞源則絕流。然堙流則亦潰其源也。由斯以言。告子以氣爲非心者。亦豈識心者乎。曰。孟子所以異於告氏何也。曰。孟子不以言爲非心。故

必知言也。不以氣爲非心。故善養其浩然之氣也。至大至剛。以氣之本體言也。其所以塞天地者。配道義者爲之也。氣與道義渾然一物。告子之不知氣而外氣者。其原生於不知義而外義也。告子視一切之義以爲皆安排裝綴而有。故視夫人之養其氣者。亦以爲假區區之義。震厲張王而生。皆非心也。皆非內也。故不足事也。孟子謂我之浩然之氣。是集義而自然生者。非借義而可掩取者。蓋此借義掩取之人。其行必有不慊於心。而氣隨以餒矣。安能如是其浩然常

存者乎。告子乃獨不察於此，而以義爲外，以氣爲非心。我故不獨曰告子不知氣，而曰告子不知義也。是故人之事心也，但當有事於集義，而不可取必於心，又不可忘，不可助長，則庶乎其可耳。四者相因，然其病至助長而極，告子之外義也，無事而忘者也。其先我不動心也，取必於心而助之，長者也。宋人以有事於芸爲無益於苗，故揠之以助長於苗，告子以有事於義爲無益於心，故制之以助長於心。孟子之意若曰：苗則槁矣，其先人而長者，是宋人之害其苗也。吾

恐心亦槁矣。其先我不動者，豈非告子之害其心乎。蓋後代釋老之學，棄捐倫理，而立定坐忘，直指人心，而成佛見性，其道冥然正與告氏同歸，而背孟子之所大戒也。彼方以爲心學大成，而自聖賢觀之，其心則已枯槁而不足用矣。曰：襲取亦有正助之病否。曰：固是。但襲取是襲取氣，其所助在氣。告子不求於氣，而直取必於心之不動，其所助在心。襲取氣者較粗，曰：其以持志爲言何也。曰：此因告子不得於心，勿求諸氣之云而言。告子之不以氣爲心，故不得於心，則

但當強制其心而已。持志者制其心之謂也。夫持志之功。吾儒亦有之。但吾儒所持者。義理之志。持之之功。貫動靜而不偏。告子所持者。空虛之志。持之之功。偏於靜而無用。是則不待究論。夫氣而所謂持志者。亦已非矣。孟子不之言者。以方較量志氣而未暇及。至下所謂無事而忘。正心而助。則正指其持志之誤。而不動心之適以害其心也。曰。朱子或問之云。及程子之說。似以持志爲敬。以直內之事。而集義養氣爲義。以方外。信乎。曰。以字義觀之。似矣。細尋文義。則持

其志者。卽不動其心之別名也。然氣不在心之外。則養氣之功。亦不在持志之外也。告子持其志。而必外其氣者。空虛之心也。孟子持其志。而不暴其氣者。義理之心也。是告子以置氣者求心。而孟子以求心者養氣也。以求心者養氣。而氣之成。則爲有輔於心。此所以其道一貫。其用同歸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持志之事。養氣之功。不動心之要也。若曰。何者爲敬。何者爲義。何者爲事於義。何者爲事於心。則恐觀者割裂穿穴。紛如亂絲。而不可治矣。曰。告子

之亦得爲持志者何也。曰：程子固言之矣。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夫學豈有義外之敬，敬外之義哉？釋氏無義，烏有所謂敬，就其近似而言之耳。故程子又曰：既無義以方外，卽直內豈有是處也？告子持志何以異？是曰：孟子之喻志氣交動而有取於蹶趨何也？曰：凡氣之動於外者，兩端而已。一則驟感而不能持也，一則方盈而不能止也。如蹶者之傾跌，爽容如趨者之喘息未定，舉是類之天下，傾危嶮岨之乘，吾身蕩軼馳騫之餘，其爲蹶也趨也大矣。

而氣有不撓且亂，而心有不惶且惑者乎？曰：詖淫邪遁何謂也？曰：以正路譬之，詖則稍偏側爾，淫則一出入於此疆彼界之中也，邪則棄大路而趨小徑，遁則陷草莽墜荆棘而無所於歸矣。蔽陷離窮，以此意求之，則得之矣。曰：此其爲指人言耶？己言也？曰：人言己言等言也。孟子所謂知者，他人之言也。然而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則自知其言之不易也。告子所不知者，亦他人之言也。而旣入於詖淫邪遁而不自知矣，是故其不動心之病，生於外言與氣，外言與氣之

病生於外義。外義之病，生於不知義。不知義，故不能知言。外義，故不能養氣。於是不能不動其心者，祇以害其心而害及於政事而已。或曰：告子既無事於言，而何詖淫邪遁之有也？曰：夫言與氣，烏得而無也？釋氏自謂芟去語言，不立文字矣，而荒唐之說，爛熳而無極。自謂不著色相，無所滯礙矣，而張皇震耀，神通變化之迹，方且以爲美譚。此與告子之詖淫邪遁，正心助長，正相等耳。告子蓋亦知言與氣之不得而無也。至所欲無者義也，欲無義，不得不以言與氣爲粗。

而外之。故自論知言養氣以下，舍曰告子不知言，不知氣，而曰不知義云。

禹掘地而注之海節

尚書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此其治水之規模次第也。蓋先使大水歸海，而後使小水入川，則下流既通，而上源自滌。故禹貢紀經營九州之序，始於冀兗，次及青徐揚，然後次及荆豫，以終于梁雍。者此也。此節言掘地而注之海，卽決九川距四海之事。下文所謂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卽濬畝澮

距川之事也。蓋前此者，懷山襄陵，水不行於地中，今行於地中，而有江淮河漢之名，則泛濫之水，各有所入，而無復浩浩滔天之勢矣。當水未入海，則蛇龍居之，民之大害在此。掘地注海，則遂驅蛇龍而放之，先除其大害也。然山林川澤險阻之處，鳥獸盤踞以害民者尚多，必待水由地中，處處循軌，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然後險阻盡平，而鳥獸之害亦消矣。先海而後江淮河漢，先蛇龍而後鳥獸，各以害之大小輕重言，而施功之次序，因亦可見。下者爲巢，避蛇龍也。

上者營窟，避鳥獸也。得平土而居之，則二者之患亡矣。

周室班爵祿章

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

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
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二節

以五品五常配四序而論之父子主仁而屬春君臣主義而屬秋此陰陽之純仁義之正也兄弟近父子而殺於父子則自仁而即義朋友近君臣而殺於君臣則自義而即仁故長幼之序主禮而屬夏禮在仁義之間也禮之窮處則恐文勝實故朋友又主信而屬中央土也夫婦之分繼乎

君臣而道開乎父子父子兄弟天合者也朋友君臣人合之終是生父子人合者也夫婦男女兩體則是則又為天合之始也明所生於天地知自別於禽獸者自此始其道亦仁義參焉故主智而屬冬此二者又陰陽之交仁義之互藏其宅者也天地之陰陽大會則不別故秋繼之長幼朋友人倫之大會也為其統四海皆兄弟也陰陽大別在冬不大別則不合故春繼之夫婦人倫之大別也為其本兩人之身也是以聖人因其會而嘉其會因其別而厚其別也此言仁義禮之施親親賢賢以及等殺其管乎五達道者備矣於智不言所施何也曰知人知天者智之所施也知人知天者乃專言之智猶修道以仁乃專言

之仁故無專屬也。雖然知人知天者何哉。知其所以
生生云爾。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此生生之原也。知人知天者。亦知之於此而
已。西銘亦以天地父母推究。然後有以明體性之所
自來。則智之爲知人知天。而分屬乎夫婦者。其道大
矣。又豈容以居室之近。屑屑言之乎。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有人問前知之學。聖人不貴。而中庸稱至誠之道可
以前知何也。曰。貴者理也。不貴者數也。理與數二乎。

曰。理者天之意。天之意當知者也。數者天之事。天之
事不當知者也。有人於此。於子親而厚。凡子之所行
所爲者。彼必知其意焉。則子悅之。何則。人之意未有
不欲人相知者也。況天心之至公乎。若子之所行所
爲者。彼必察其事焉。則子尤之。何則。人之事未有盡
欲人預知者也。況天機之至幽乎。且夫知子之意。則
事有若相反者。而彼不疑也。而觀子之事也。明察子
之事。則意有若相反者。而彼不知也。而誣子之意也。
甚斯二者。天人之故也。子何惜焉。曰。易言極數知來。

何也。曰：聖人者，知天之意，又察天之事者也。雖然，其
察也，以迎不以豫，或天既動焉，或人既動焉，因而推
之，是之謂迎。若天未動焉，若人未動焉，從而推之，是
之謂豫。迎則幾之有兆者也，而濟民行也。深豫則術
之無端者也，而惑民志也大矣。是故京郭之流，古謂
之亂常。人康節之學，程朱猶不尚焉者，此也。其人曰
子之論，可謂高明。

周子太極圖說

六條

周子言動靜在兩儀先，蓋自漢以下，說天地者多如

此謂未分天地之初，當有瞬息不停者，為元氣未
嘗死之驗。橫渠所謂塊然之氣，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然後浮而上，降而下，以分清濁，亦此意也。然此直懸
揣之耳。兩大未生，固莊生所謂存而不論者矣。孔子
作繫辭傳，先言天尊地卑之定體，次及雷霆風雨之
鼓動，寒暑之運行，其贊易象也，亦以天地定位者先
之。然後及於雷動風散六子之用，此則聖人之言天
也。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毀則
無以見易。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氣之流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質之對陽變陰合而生五行者。質之對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氣之流陰陽則先氣而後質。五行則先質而後氣者。何哉。曰。動靜元氣之呼吸喘息也。元氣不壞。喘息呼吸不窮。兩儀則清濁判。上下分開闢而後有者也。夫未生五行。則五者之名何有。五者生矣。故以其氣上配於天。造化則然。非苟於立言而已也。陰根陽。陽根陰。於動靜言之。兩儀之立。其互藏者。可以觸類而知。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於變合見之。四時

之行。其交根者。可以不言而喻。

圖解所謂生之序行之序者。當善觀之。愚意謂當云。推其所由生。則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指其所自盛。則木火陽也。金水陰也。生之序與行之序皆然。如此則四時之分明。五行之性得。而於朱子之意。亦不相悖矣。

五行各一其性。偏所從起也。五性感動。過所從生也。過而不已。則惡。惡者過之極而已矣。然則人生而靜之初。純粹至善。何惡之有哉。至哉。周子之言。天人之

際也。天地五行以生萬物。形神五性以出萬事。萬物終始於天。萬事生化於心。一也。此實三才合一之機。窮理盡性至命之源也。

天有陰陽氣也。四時具之矣。地有柔剛質也。五行統之矣。人有仁義德也。五常該之矣。自無極以下。立人極以上。三才之蘊備矣。故特舉大傳之言證焉。陰陽剛柔仁義未及太極也。而所稱引止此。周子之意。以爲太極不離乎此也。夫離陰陽剛柔仁義。則無所謂太極。況離太極。而更有所謂無極乎。紛紛之疑。可以

釋矣。

朱子謂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生之說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死之說也。信乎。曰。其義精矣。萬物終始於天。萬事生化於心。萬物不出乎陰陽剛柔也。萬事有出於仁義哉。通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豈徒知形氣死生之說而已哉。所以死生之理。可體而順也。

通書誠上章

誠者天之所以爲命。而人之性稟焉。聖人之所以聖

者盡性而已非有加于性之外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此句是一章之綱以下皆發明其意乾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萬物各得其心以爲心是誠之所自來也故曰源乾道變化者二氣五行之錯綜也人得之以爲人物得之以爲物品質一定不相假借是誠之所以成也故曰立夫一元生生之理固無有不善矣及其變化以成萬物則雖偏正通塞雜糅不齊然既有是性則莫不有是善故統而言之則皆純粹至善者也繼卽資始之謂謂天人賦受之際莫非善也成

卽各正之謂謂萬物竝育於天地之間莫不有性也引此二句正以發明上文之義至是而性之說明矣又言其在造化者元亨乃太極之動實理之流行而通也利貞乃太極之靜實理之歸根而復也此二句是言天之所以爲命者乃性之本也其理皆具於易故曰性命之源

通書動靜章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卽張子所謂兩在也所謂合一不測也動靜以陰陽言之互爲其根者也陰陽一神

也。水火以五行言之。互藏其宅者也。五行一神也。所以然者。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惟其理之一。所以其神不二神也者。其天地萬物之至一者與。理也者。其天地萬物之所以一者與。自五行而上。上而陰陽。妙於神。統於極。混焉者。此神爲之。此理爲之。自五行而下。下而萬物。各一其神。各一其極。闢焉者。亦此神爲之。此理爲之也。

通書聖學章

通書言作聖之功。二。一曰思。二曰無欲。思所以致知

而窮理。無欲所以養心而盡性。此卽程朱知行之學也。

通書理性命章 二條

物各有理。然物顯而理微。故其彰者卽其微者也。非通微之睿。孰能明之哉。氣質之生。有剛柔善惡之殊。惟善而又得剛柔之中者。則合乎性之本而至矣。天命流行。賦于萬物。故萬者本於一。一者散於萬。理具於物之中。彰者至顯之象也。微者至隱之理也。性賦於氣之內。剛柔善惡稟氣之偏也。中者受衷之

正也。命立於理性之原。一實萬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是萬為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知顯之微。可與窮理矣。知偏之中。可與盡性矣。知萬之一。可與至命矣。此章之文。至簡而深。凡程朱所言性與天道。一皆權輿於此。

通書精蘊章 二條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伏羲之易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文周之易是也。精謂太極陰陽之本蘊。謂萬事萬物之撰。立象以盡意。故曰示繫辭焉。以盡其言。故

曰發。惟其理之精也。故為五經之原。惟其蘊之富也。故天地鬼神之奧盡矣。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邵子所謂先天之學是也。聖人之蘊因卦以發。邵子所謂後天之學是也。邵子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心迹二字。出文中。子不如所謂聖人之精。聖人之蘊者。意義渾然也。

通書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於誠。主敬存誠之學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謹幾克己之學也。主敬存誠。則中庸所謂戒懼謹

幾克己則中庸所謂慎獨此章所謂慎動者即謹幾也然必於乾損益之外又特申明之者所以致丁寧之意

通書家人睽復无妄章

大學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章即大學之指也前章言存誠以克己此章言克己以立誠首尾相需聖學盡矣

張子西銘

塞者天地之氣也化也帥者天地之心也神也化以迹言故曰事神以心言故曰志所以述之繼之亦曰踐道於身體道於心而於體性之本然者肖焉至於窮神知化則德之盛焉爾未能知化則不媿屋漏行合神明踐道之事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爲子職者以之未能窮神則存心養性事我天君體道之事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永言孝思者以之

和木全集
卷三十四

三十四

和木全集
卷三十四
三十四

